

龙踪剑影 上

残阳血 著

龙踪剑影

残阳血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 薛 放

封面设计: 康怀宇

龙 踪 剑 影

残阳血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轻工业厅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.125 印张 510 千字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5418-0736-2 / G.164

定 价: 11.80 元

目 录

- 一、黄云虎胆入虎穴，
五旗帮帮规骇帮众。 (1)
- 二、方明言语中蕴诡谋，
云虎眉宇间藏聪慧。 (33)
- 三、黑云黑夜漆黑禅院，
利刀利刃毒手杀生。 (67)
- 四、真人真情真是动心，
假人假话假得难分。 (101)
- 五、神秘小子难以琢磨，
诡异船舶无法窥伺。 (131)
- 六、假兄妹行踪实不定，
真内奸谍影确难析。 (167)
- 七、深夜真人假鬼闹腾，
江湖正门邪派乱扰。 (206)
- 八、善女舍己正义慷慨，
恶男审妻丑行昭然。 (241)
- 九、巾幗飞剪格杀恶人，
须眉用智识辨邪门。 (274)
- 十、才子论诗满腹经纶，
佳人下棋尽是绝招。 (310)
- 十一、费心机又节外生枝，

- 欲乱心且再犯戒律。..... (347)
- 十二、惩叛僧智谋连智谋，
寻机密圈套套圈套。..... (387)
- 十三、秘令道道好似追魂，
巧言句句真比孔明。..... (428)
- 十四、一发箭力图射三雕，
一个人奋战抵四手。..... (468)
- 十五、身在狼窝搏杀群狼，
人于匪巢智斗众匪。..... (506)
- 十六、爱与恨交织难割舍，
敌与友来往易败露。..... (541)
- 十七、痴心女云虎难割舍，
真情汉春娘难断清。..... (579)
- 十八、喜宴中隐伏刀剑影，
敌我间暗藏复杂情。..... (618)
- 十九、异派高手寻机复仇，
邪门联袂袭击尊者。..... (657)
- 二十、尊者两面受审难说，
敌我双方对峙迫战。..... (693)
- 二十一、龙虎相斗天昏地黑，
武林圣战惩恶扬善。..... (730)
- 二十二、仲太仙一命丧黄泉，
黄云虎再生英姿垂。..... (768)

黄云虎虎胆入虎穴
一 黄云虎虎胆入虎穴

五旗帮帮规骇帮众

江南水清山秀，在一座葱茏的山脉背后，有处小镇依山傍水半遮半掩的隐在绿色之中。

镇中有座雕梁画栋的大宅子，宅中矗一架钟楼，处处悬挂红黄白黑蓝五色小旗。钟楼前有小祭坛，正面坐一行人，面部表情严峻庄重，场中立着十二位身着劲装的汉子，也是人人英气飒爽。

钟楼上两个彪形大汉开始击鼓，“咚咚”的声音由缓到急，从轻到重，震得人心颤栗，大地山野微动。

江南最大的帮派五旗帮今日清晨比武正式开始。

那十二位武林高手，皆是从下层红黄黑白蓝五个分舵推举上来的，将组成保卫总寨的新的力量——神机营。寨主仲太仙又择吉日，力图通过十二人的交手武打，选出神机营的头目，此人即是总寨的副统领。

二番鼓击过，八通锣远响，一百武术学子围场呐喊一声，比武算是正式开始。

仲太仙干瘦的黑脸上两目炯炯放光，咄咄逼人，但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，旁边坐着的帮主府参赞方明脸色白皙，轻摇一把素丝折扇，嘴角挂一丝微笑，神气傲慢。

方明先发话，道：

“诸位后生皆知，我帮九百年的业绩，乃是往南地北塞贩走私盐、茶叶，但并不杀人劫货，可近来有‘铁腕中丞’之称的官府重臣金好书，却偏偏与我作对，又与佛道

两家携手，言称要铲平我五旗帮，你们说能不能坐视不顾！”

“誓保五旗帮！”那下边十二勇士齐喝一声。

方明哼了一声，又道：

“从分舵选送你们上来，成立神机营，一是随时保卫寨子，保卫帮主，二则也可主动出击，派你们出去，执行一些任务，想对金好书以及民间佛道高手施行重创，在明朝这堵快要倒塌的墙上再踢上几脚！故而，诸位乃是本帮希望之所在！”

这十二人站成一个三角，后排有位个头最高的青年，低头对前边的一位悄声说：

“这方参赞言辞好厉害！”

前面的这位叫居祥养，后面的大个子叫黄云虎，都是黑舵选派来的。

居祥养头未回，嘴里却悄声说：

“云虎，注意听训话！”

黄云虎轻蔑一笑，看其他十一个人挺胸昂首聆听认真的样，似乎不屑。

云虎从中往两边一一望去，看着打量着五旗帮整个高级集团里的人物。

左边，正讲话的方明一侧，坐着的是副帮主“龙君”吴大郎，副帮主白彪，总务司主脑其三亮。

白彪引人注目，他儒士打扮，素衣白冠，额阔鼻方，在高级人物中似乎是唯一的儒雅之士，从气质看也是与众不同。

另一位其三亮，掌管本帮钱粮，头大颈细，鼻尖日

陷，精明狡猾之极，看去很难接近。

右边这一侧，坐的是几位堂主，刑堂堂主余树厅，兵马堂堂主许作权，监堂堂主马晓风，看去皆是黑道老手，须髯虽都斑白，但内力之遒劲实在使人生畏！

黄云虎扫视之中，忽觉有一目光与自己相遇，注目看时，原来在仲太仙帮主身后，有一女子，黄云虎一望而知，她乃是本帮女高手花人妖。

花人妖对最后站着的黄云虎当然非常关注，此人身高体壮，脸部棱角分明，嘴方鼻直，两眼机智闪烁，似乎在十二人之中鹤立鸡群，不同凡响。

原来黄云虎未到总寨之前，在黑舵里立下几个大功，威名也早已传到四方，总寨上层人物个个皆知他智勇盖世。

拔除江南另一贩盐集团海陵帮，黄云虎只率几个下手，驾一艘快艇，擒收了居祥养，夺回了盐场，并炸毁了月石湾码头，一时天下人称奇。

此次比武，连帮主仲太仙心里也知道，这个黄云虎无人能与之匹敌。

花人妖盯着这个引人注目的大汉，当然是好奇，更主要的是想看出他非凡之所在。

方明在台上讲来讲去，暗暗发现黄云虎心不在焉，从他目线所指，知他正在对花人妖动了许多心念。

黄云虎回顾之时，方明训话正毕，又是三番鼓，才把他敲醒，该是比武的时候了。

十二英雄退到场子边上，个个提气运功，发掌弹腿，做准备活动。

兵马堂堂主高喝一声，道：

“哪位好汉先出来守擂，其他人可攻擂！”

黄云虎一步跃到中场，作揖道：

“本人当先守擂，败下擂主之位，小的愿围场爬行一周，用舌舔干净人人靴上的泥尘！”

“狂言该死！”

一声怒喝，从另一侧又有人跃上中场，作揖冲许堂主道：“尚未交手，黑领的黄云虎就出口不逊，罪该百杖！”

此人是白旗分舵的张柏川，武名“追魂张”。他早早视见黄云虎两目空空，满脸战气，一腔怒心就急急不可忍耐。

兵马堂主许作权道：

“好！交手只分高下，不兴罚惩，高者为擂主，及可任委他为副统领，言辞相争，未必是英雄！”

张柏川向黄云虎怒目相问：

“黄老弟，先比什么？”

黄云虎双手交叉胸前，骄傲地说：“随便！”

武林比武，可分轻功，硬功，都是气运气行，也可比刀剑兵刃之法，摔跤擒拿之术，黄云虎一声“随便”使众人大惊失色，原来他各家功夫皆精习，内外兼修！

张柏川代表白舵而来，来时舵主就吩咐他定要夺下副统领一职在手，又行贿余树厅、马晓风等人，上下通气，只有黄云虎一虎拦路，削减了此人，张柏川方可如愿。

张柏川名号“追魂”，自然心重手毒，于是从兵器架上取下一柄关公刀，先让黄云虎领教几招。

一刀从空中划出半圆弧光，引云虎二目上视，然而刀

尖却在下方一抖只铲云虎腹部，黄云虎后撤一步，本能地提起脚腕，靴边上镶的铜板被张柏川的刀尖咯出火星。

人人都感到黄云虎下身还长一只眼，其实这是一个组合动作，上下身躯皆是防守动作而已。

张柏川见黄云虎手脚护身，尚未腾出手摸兵器之故，又是一连几刀的前刺，迫得黄云虎不住后退之际，忽换刀法，变前刺为前挑，往云虎裆部掠去。

云虎双手已来不及护住裆部，只好叉开双腿，待那大刀挑来，迅急一夹，那大刀片便被夹在裆下，张柏川用力上挑，但那大刀还死死被夹住不动。

张柏川被羞得满脸通红，弃了刀柄，又从鬓发间摘出一枚小银针，动作之快，无人发现。

张柏川低手一甩，一丝闪光飞了出去，直奔黄云虎心门，“铮”的一声，扎在心门上针尾在颤抖。

人人大惊，站在仲太仙身后的花人妖更是惶恐，这种忽发暗器的作法，何是比武，而是想一计让人毙命了事。

可黄云虎嘻嘻一笑，从心门上摘出银针，亮开前襟让众人一看，原先那里早有一块厚牛皮的胸护，一针只是扎在了那上面。

众人释然，黄云虎道：“柏川兄，你招招凶狠，可我早对你有所防备，你的本领与特长，我早已暗知。你之矛攻不破我之盾。反过来，也该看我过几招了？”

言罢，黄云虎提掌发气，集气于右手五指尖，五指立刻勾成虎爪，展如长猿之臂，弯如长蛇出洞，朝张柏川面门扑来，只一掌，张柏川便被打得满脸开花。

余树厅、马晓风马上站起身子，喝道：

“黄武生且住手，到此为止，不可伤人！”

黄云虎见张柏川捂着脸，指缝中鲜血淋漓涌出，也就住了手。

刑堂堂主余树厅道：

“黄云虎果真名不虚传，本寨风闻不已，只与张柏川交过几手，就可知智勇过人！”

盐堂堂主马晓风也道：

“副统领之职，非黄武生莫属。”

帮主仲太仙与参赞方明立起击掌叫好，这个比武只有一对交过手，也就定了称。

方明道：

“帮主与本座不拟多说，回头你们到营府休息，安排居处，明儿就开始作为期三个月的训练。详细情形，自有专司此职的人解说。不过，本座要提醒你们一句，那就是这三个月的训练，非常严格，不是常人所能忍受，并且在纪律上实施严厉的考验，稍一犯规，即有身败名裂之误。我希望你们都谨记这一番话。”

十二个年轻人自然都恭谨而应，除黄云虎可就感觉到此老虽然目光不正，心胸险恶，但这刻侃侃言来，倒是充满了慈爱关怀之意，使人不知不觉拿他做尊长的看待，而不仅是上司下属的关系。

等到参赞方明言语完毕，便到营府去。掌管这神机营的上上下下一切杂务和执役的，是一个姓胡的胖子，最少也有三百斤，头顶已秃，未言先笑，外貌可真是一团和气。

这十二名年轻的高手，都各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套房，

一切应用之物，除了武人须用者外，连文房四宝也齐备，甚至于有些卷轴与书册点缀，气派十分不俗。

胡总管一一安顿过他们，还逐个房间与他们单独见面，告诉他们如何利用特设的唤人铃召唤仆人，那只是一条蓝丝带，垂在屋角，只要扯动，仆役房间就有铃响，而且知道是哪一号的房间。

这胡总管虽是胖得惊人，但走动之时，并不蹒跚，相反的还透出几分敏捷。言语诙谐有趣，一望而知是个很受人欢迎的人物。

他逐房探询，也甚方便，原来这十二套房间都在一起，分为四排，形成一个四方形，当中是一个大天井，十二个房间都在一起朝着这天井，所以胡总管从第一号房间到十五号房，只是要打一个转。

黄云虎是第九号间，他和衣躺在床上，那厚厚的床垫，非常舒服，整个房间皆是漆的蓝色，其他的家俱，也都莫不与这个色彩相配，使人感到非常静谧恬适。

他耳朵从不放过外面的声音，特别是胡总管拜访每一房间时，敲门与寒暄笑语声。

终于这个大胖子来到了黄云虎的第九号间门外，黄云虎故意等他敲了两次，才去应门。

胡总管笑容可掬，向他连连道乏，接着再三致慰问之意。

黄云虎装做惶恐不敢当的神情，连连道：

“总管您太客气了……”

胡总管郑重地道：

“黄兄有所不知，兄弟只不过是管理营府事务的杂

人，哪似你们身负重任，内则负起保卫总坛之责，外则杀敌之威，有如帮主亲临，试想，这是何等重要的地位，以此而论，诸位的身分眼下已比兄弟我高多了……”

黄云虎一笑，道：“那也得等小弟能够及格留下才算数，小弟听说这为期三个月训练这一关，很不容易过。”

他装出忧虑之色，摇摇头道：“小弟真的没有信心。”

胡总管恢复满面笑容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据兄弟所知，这一关只不过训练的课程非常紧凑、十分繁重吃力而已，以诸位兄台的身手，仍算不了什么，这一关必可安然度过无疑，黄兄半点忧虑也不必。”

黄云虎可就当真感到奇怪了，忖道：“方明身为帮主参赞，自应言不轻发，他既然提到这一关不易过，而这大胖子又这么说，岂不矛盾。”

当然，这个疑团，要等以后寻找案本了。

胡总管又告诉他一些有关此地的日常事情，例如半夜里饥饿，怎样可以弄到食物。

照说他交代过这些，应该退出才是，但他仍然没有动身，略略说了一些本寨四周的地形，话题转到那湖中的木楼，胡总管道：

“你们进入本寨必经的检查站，每日照例有一位香主坐镇，只不知今日是哪一位？”

黄云虎道：“是一位女香主，姓花……”

他这刻突然若有所悟，虽然对方完全不露痕迹的把话题转到此处，但黄云虎却从他逗留的时间上，觉得其中大有问题。

原来他早先一直留意聆听此人的行动，发觉他进入每

个房间，逗留的时间大致不差多少，都很快就出来了。

目下他大大超过那循例的访问时间，而且非常巧妙的把话题绕到花人妖身上，自然含有莫大深意。

胡总管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花人妖香主，你第一次看见她吧？”

黄云虎道：“是的，小弟也是第一次到大寨来。”

胡总管笑道：“她为人冷若冰霜，很不好说话的。”

黄云虎作一个回忆状，才道：“小弟也不知，当时她问起以前我对海陵帮一役的一件事，小弟禀报之后，就退下来了。”

胡总管呀道：“那一役我们无人不知，她还有不明白的吗？”

黄云虎知道他是故意装出惊讶，其实却是设法使他把一切详情都说出来，好在自己本来就是扯谎，当下道：“她乃是问起海陵帮那座码头的形势，而且问得异常仔细，不知何缘故？”

他不动声色地反而倒打一耙，只要对方找出一个理由解释，便可以从这些话中，演绎出可供推论的线索。

胡总管沉吟一下，道：“也许她想去看看，然后建立一个分舵在那儿吧？”

黄云虎道：“海陵帮目下余势犹在，而且已向本帮谈妥条件，咱们还能动他们吗？”

胡总管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，找个借口就可以出手了，花香主出去的话，当然觉得自由自在得多了。”

黄云虎故作不解，也不经意，笑道：

“那么小弟可做她的前驱了，小弟对那儿的地形熟悉

得很。”

胡总管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小虎兄，你是本帮特别挑选出来的人才，岂是只做花香主的前驱人马？假如你一时高兴，向她说了，兄弟就是一场大祸！”

黄云虎心中暗暗好笑，表面上可是连忙道：

“胡总管放心，小弟自然是不会乱讲。”

胡总管立刻郑重地拜托他不要向任何人提及今日这一番会谈。黄云虎非常肯定的答应了，他才放心地辞去。

现在黄云虎最低限度晓得一件事，那就是花人妖绝对不是胡总管这一派的人，所以胡总管才会设法套问他与花人妖的谈话内容，同时又怕被她得知。

他分析出这一点之后，连带就想到花人妖对自己的态度了。这方面他有两个疑问：一是花人妖何以会看上自己，独独与自己暗送目光？二是她给自己留下特别深刻一点的印象，有何作用？

这两个问题，其实是不能分割开的，在黄云虎内心中，的确对这个貌美如玉，身份地位相当高的少女，产生了诸多疑问。

因此，他脑中翻来复去，总是想到花人妖。

第二天清晨，这一队神机营的十二个选手就开始为期三个月的严格训练了。

这些训练虽然艰难吃力，却颇有趣。

除了由副帮主白彪的训话，比较乏味之外，其他的训练，包括武功的考核，学习纵水和救火，水中功夫，神偷之法，以及赌博，饮酒、对付女人等技巧。

每逢开始一种新的训练，黄云虎都不难猜测出目的何

在，例如纵水和救火，是准备将来执行打击敌人和保护大寨的任务而用的，水中功夫，乃是本帮的本行功夫，非精通不可。神偷之术，自然是将来执行任务之用，与纵水这一门的用意相同。

但最后轮到学习那些赌博、饮酒等等非常高明而有趣的技巧时，不但人人觉得不解，连黄云虎这等有心人，也推测不出一点头绪。

训练时，每一个项目，都是非常出色的专家来教授，白彪负督导之责，严格之极，每个人都有吃不消之感。

三个月下来，十二个选手当中，有两个被淘汰，只剩下十个人，总算是过了这一关。

以黄云虎这等内外兼修，聪明机智之士，也禁不住泛起了精疲力尽之感。

因此，可想而知别的人更加感到艰苦不堪，居祥养就曾经屡次向黄云虎坦白说过这种感觉。

结业后第一晚上，他们首次享受了一个酣畅满足的睡眠。

在训练的三个月内，他们虽然疲乏之极，但睡眠中仍然保持着警惕。一个讯号传到，就须在限定时间赶到指定地点，或者不让教官们盗去房中之物。事实上这种不断保持警惕，才是使他们个个身心交瘁的主要原因。

第二天的早上，这十名神机营的年轻高手，都聚集在正堂中，经过了一夜的酣眠，人人恢复健旺的精神，尤其是已经熬出苦海，心事放下，所以大家都特别轻松，有说有笑的。气氛融洽异常。

一声钟响，正堂内立刻寂然无声，因为这表示他们的

统领白彪驾到。

只见一个身穿杏黄色长衫的中年人，迅快地走上来，众人躬身行礼，在当中座下，众人这才在两侧落座。

这白彪看上去只有四十几岁，相貌清秀严峻，一望而知是个难以露出笑容的人。他不但在五旗帮是身居副帮主高位，即使在武林中，也是极负战名的高手。据黄云虎所知，他本是名门大派，一身武力，乃是正宗内家心法，以他这等出身之人，又得如此成就，居然投到五旗帮中，实在使人感到奇怪。

但黄云虎却知道得很清楚，那白彪之所以投五旗帮，原因是他一出生就是五旗帮的人，而由五旗帮让他投入武当派一名宿星门下学的艺。

艺成后行走江湖，闯出名声，他才返回五旗帮。

这刻白彪以满意的目光，环视众人一眼，才道：“你们也知道，本营的地位特别，乃是由帮主直接指挥。所以你们的身份，甚至比有些香主还要高些！”

他话声停歇下来，但众人都没有作声，只在心中暗喜。

要知道这十人在帮中虽然皆有点名气，但终究是分舵中的重要人物而已。谁知这短短三个月之内，他们居然升到与香主比肩的地位，叫他们如何不喜。

白彪又接下去道：

“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训练，已证明你们皆是可造之才，假以时日，都将是武林中的名家高手，这一点固然值得欣慰，但也更须警惕，才不致于身败名裂。”

众人听到此处，都不禁耸然动容。